

開放文學－科幻寓言－天祿閣外史 第六卷

○適晉 徵君適晉國之疆，匹驢小車四乘。徵君驅驢，左權御之。七人以車，周岑、陸續後，有寇追，續謂岑曰：「前無塵，不能及矣。遇寇吾與子何？」周岑曰：「命也。」既而寇至，欲攀車而取笈。陸續告曰：「笈無驢，有夫子敝裘在也。」曰：「何謂夫子？」曰：「汝南叔度。」曰：「非黃徵君與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則吾不忍俘也。」反以囊金一斤為贖以餽之，受而陳謝。寇去，周岑謂曰：「受之義乎受而謝之，禮乎！」曰：「顛沛之間不能辨禮義也，姑受之以謝。」

暮赴於關，徵君待而問曰：「來何遲？」曰：「阻寇。」曰：「無傷乎？」曰：「賴子不傷也，且有餽。寇餽不可謂贖，女受之乎！」曰：「非所殖而餽受，奚不為贖也。」曰：「然是誠非殖也。」朱俊曰：「吾聞寇以御人，未嘗以餽。若寇者餽人，是不御也。雖然，充御人之心，二子其不免乎。彼以是心而猶餽，豈以為非殖也。且其所餽者，以子餽乎以名餽乎抑餽以義乎餽以義，焉往而不受，餽以名，胡可受也。若以子餽而受之，子亦無報之云乎受則必謝，子亦無揖之云乎不報則受之心，不如餽也。不報而謝之，是感子以信而應若以偽也，殆不可與。」陸續曰：「於斯時也，彼以其餽至，亦惡測其御人之心乎孔子曰：『人潔已以進，與其潔也，焉保其往也。』今寇也不御而餽，是以餽潔，奚而不受卻餽而受其潔，無及自傷乎受而報禮也，受餽於寇而報之，非禮也。不可報而謝之，夫奚偽。」

徵君曰：「俊乎言，厲而矯可以揚乎治世；續乎言，婉而恕可以免於亂邦。吾其試矣。」

○逆旅

徵君過河曲，晉人不識為徵君。有酒徒數十人偶語於市曰：「皇皇九旅，一何寒也！」左權謂晉人曰：「夫子假道於此，有司不聞，汝莫以告，偶語者何也？」晉人曰：「何夫子為關吏猛而容人，是若之幸也，豈復聞於有司乎。有司不能待寒旅也，讓我也以偶語酒徒之性亦將肆矣。」左權叱曰：「汝以百夫之眾，挾酒徒之名，而搖亂一市，何有司不汝戮也？」

晉人怒而捕，有解衣而求門者數人，呼於市曰：「先捕驢上之子乎。」左權以身翼之，乃與左權鬥，左權舉商人之棟木二丈，橫行於晉人之國，晉人皆靡，遂分道而去。

有司已聞徵君至，出郭追之，徵君使左權謝曰：「夫子遠矣，不可淹也。以晉王有敦聘，故遙涉乎冀壤，假道於令邑，夫子欲下車而禮，以征服故，是以不敢相達，且無費明宰之腆惠也。」有司曰：「某之守是土也，無令譽於百姓，是以聚為酒黨，以暴吾惡也。徵君其無警乎？」乃再拜謝罪，餽黃金百斤為贖。左權辭曰：「夫子有命，請復之，權不敢專也。」遂不顧而行，以其情告於徵君。徵君喜曰：「才大而不仕於亂，智也；從游而忘勞，恭也；力舉樑木而不聞，淑也。權乎，可以使蠻貊矣。」

○傷時

徵君見晉王，王曰：「寡人掃敵國以待夫子久矣。千里而至，得無勞乎？」徵君對曰：「臣聞賢王之求士也，內有側枕之恩，則外有載質之勸；內有岌岌之憂，則外有皇皇之望，其相求之殷然也，豈惟士之勞乎今賢王五聘臣而臣始至，是賢王之恩士甚於側枕也。臣之在秦，聞晉鄙有強胡之難，而士不至。是賢王之憂甚於岌岌也。王若以晉難既輯，而未暇用士，則臣之勞又甚於王矣。雖然，晉猶未靖也。長城若頽堵，雄關若敞甕，雖以四塞為襟，而烽煙之警，每舉衽席之上，歲無暇日。且地瘠於蕪莽而不知屯，兵弱於私役而不知戰，馬疲於驅馳而不知畜，將委於執政而不知廉，財困於空幣而不知信，武玩於餌虜而不知馭，是故以晉國之強臨之，以賢王之略鎮之，而不能安乎四境之外，亦以漢室有此六蠹也。夫六蠹在漢室，而獨為晉憂者，亦胡虜為之衝也。其次則秦及之，秦人是以日夜登垣而窺晉。由此觀之，秦晉固唇齒之國也。唇亡則齒寒，齒寒則唇壓。今秦方以晉為唇也，而先有寒齒之心，故諳練臬藝之士招延於國而謀，習以備胡。秦王一夜而三起，茫如覓遺。臣嘗與秦王臥，懸燭殿中，秦王以衾擁臣而起，失其一襪，欲答其左右，及索之，二襪貫於一足，其急也如此。是皆晉之所宜用心也，而秦先之。晉又嘻然而不備，臣恐秦將取其唇而護其齒，無乃為王之懟而百世之辱乎。為晉之計，亦唯以秦之心謀於晉，則晉可鼎足而定也。而又有扶漢室之名，則晉文之功烈由此舉矣。王其圖之。」晉王曰：「善。」

○謀國

匈奴寇雁門，晉王憂，問策於徵君曰：「晉邑荒矣，其何能且不可守也。先生何以教不谷？」

對曰：「臣聞大國無備，雖聖人不能樹功；諸侯無權，雖謀士不能定難。今晉國之壤地，臣以為賢王未有也；晉國之人民，臣以為賢王未有也；晉國之守令，臣以為賢王未有也。此三者，王皆無之，而又為晉之諸侯，何也如是，則賢王雖欲強國而防胡患，不可得也。夫雁門，晉國之巨關也，而王不能閉，匈奴之患則共之；三軍之眾戰於晉之鄙也，而王不能制，匈奴之患則共之；三軍之餉運於晉之邊也，而王不能頒，匈奴之患則共之，是名附而實離，誠晉之所獨憂也。臣何策焉或者，其盟於秦乎王若修政亦何盟之為，然盟亦諸侯之所賴也。王欲謀晉而親秦者無他，尊漢室而已矣。秦晉既盟，則以身荷其國，而陳情於天皇，以塞佞臣之路，求庇民之托，乞備邊之權，而陳以必然之故。然後陰惠於民，則民樂為用也；崇禮於有司，則有司樂為譽也；向士而嗜膽，則士樂為謀也；臨軍而分士，則軍樂為役也。墾其蕪壤而使之耕，鑿其重池而使之溉，收其牧苑而使之畜，柔其商賈而使之業，飾其兵甲而使之震，熟其戰陳而使之奮，舍其老弱而使之安，拔其銳卒而使之厲，尊其謀士而使之忠，以漢室為之倚，而謀晉國，以秦為之應，而制匈奴。比翼而治，則晉國皆王之有矣，又何憂乎？」

晉王再拜稽首曰：「寡人聞命，惜乎力不勝也。」曰：「王餒於是乎王勿餒也。臣觀天令，胡運必興，悠悠漢室，將為墟乎麥秀之歌，臣又聞箕子矣。」晉王憮然而泣曰：「漢移斧柯，奈寡人何？」

是歲，黃巾亂。

洎曰：「黃叔度與晉王論經國大體，雖伊、管之志不過是也。惜其生於漢季紛紛之秋，雖嘗以孝廉舉，而經濟之學曾不少見於世，徒托諸空言。當世諸侯王皆坐視漢室之亂，亦莫能展叔度之志，悲夫！」

○防胡

晉王與徵君宴於平胡樓，晉王歎曰：「茫茫胡壤，黃河其波，翔風舉礫，當關者何寡人守此敝邑，能不悲乎。」徵君避席而對曰：「臣竊以為王之徒悲耳。昔太王居，狄人寇之，事以皮幣，犬馬猶不得免。今賢王無以事敵，而欲免其患，臣見晉國之日蹙也。夫胡虜人寇，寇王室也，而實有寇晉之名，賢王亦何辭焉。且王不見夫之追雀乎，翔薄於霄際而下視其雀，雀仰睹其之追也，而伏於岩垣之側，乃垂翼而下之，有蛛網張於岩垣，涉之而蔽，是欲捕其雀也，非為其蛛網也，而網涉焉。是也，實有捕蛛之名，又何辭乎由此觀之，胡虜也，王室雀也，晉國蛛網也，寇王室而及晉，不猶捕雀而及蛛乎臣是以勸王之為也。」晉王不答。

頃之，晉王問曰：「國人有黨錮之難，何為其然哉？」對曰：「臣聞明仁之主，國無錮忠；幽厲之主，國無錮佞。今主昏於上，忠錮於下，外則烏孫之種驕而入寇，內則黃巾之屬叛而不寧，又甚於寶憲、梁冀之世矣。自西京以來，未有此難也。天下之侯王皆南面，而待敵於藩屏之內，臣痛心焉。願王審處而熟計可也。」

晉王酒酣擊劍而歌，命徵君和之。對曰：「臣不能和。臣有左權者善劍，有陸續者善歌，有周岑者善辯，有張裘者善策，有孔紹祖者善藝，有朱俊者善守，有徐淵者善矢，有李玄者善天文，王能用數子以謀國，其庶幾乎。」晉王曰：「寡人將謀諸父兄伯叔父，而從夫子之明誨，可乎？」對曰：「不可。謀出於臣，故臣亦與焉；若是謀不出於臣，則臣亦不可用也。今屏左右而與王謀者，豈不善於王乎。吾聞，古之豪傑議天下事也，機密而謀獨，故能奮其功。謀未定於心而先卜於口，是召讎也。故曰謀難盡者設

其喻，機難達者張其形。今日之宴，臣之謀不能盡於王也，王其密之。」晉王曰「善」。

○一難

徵君設五難說晉王。一難曰：「今有谷生於千仞之岡，其葉如雲，其乾如虹，蔭於春夏，不知秋冬，沐之以芳雨，暢之以薰風，受天澤之寵，而根蒙葺乎一壑。其青鬆朱桂之樹，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。下有萬草凋零在陰，其孤蘭與眾英皆不得被乎陽春，有牧者頓足於北陵之坡而■之，欲係則無修繩，欲伐則無斧斤，使山之草木離披偃蹇，垂榮而待於幽，焦萌而聽於谷。當是之時，臣不知收者之何所解也！」

晉王曰：「是谷也，必凋於歲寒，奈春夏何意者，其伐之乎，牧者無斧柯，請謀於樵蘇。」

洎曰：「第一難喻漢室黨錮之禍，以牧者諷晉王也。」

○二難

「今有宗族巨室子孫，保之西疇千畝。百農耕之，以門為闕，以堤堰為垣，以溝澮為池，溉彼千畝，深耕獲而望■畚，若無患也。一夕，北風拂塵，驟雨衝界，侵犯我疆場，崩潰我堤堰，播蕩我藩籬，浸淫我溝澮，污濁我妻孥，傾覆我廬舍。此巨室之憂也，出守者可為寒心哉。當是之時，農夫荷鋤而流歎，結笠而增哀，如欲修其疆，■其災，以鎮撫其巨室，阜豐其民財，培沃其土膏，疏導其津埃，使西疇蒼然允茂，嘉禾，優游於樂歲，恬淡於康涂，領巨室之托者，得無策乎！」

晉王曰：「風雨之虐，固災■之厲農也。御則巨室安。玩則巨室危，雖出守之責而為巨室者，其亦不能豫患哉。」

洎曰：「第二難言漢封晉王以為西北宗藩，每歲受胡虜之患，漢室重寄，何以副之晉王又歸答巨室，此亦漢誠失計。」

○三難

「今有妖狐成群，游於大苑之中，憩於金穴之內。其容足以媚太陽之光，其氛足以侵雷霆之聲。貪如鼠石，矯若雄鷹，狀如狒狒，巧若猩猩。其突如羝，其蠢如廉，倏忽萬態，莫知厥機。足蟠乎魑魅之域，跡風乎魍魎之墟，飾之以冶容，祭之以文皮，能禮北而弗惠乎黔黎，何以為黨，其名曰狸，此皆獸苑之所不畜者也。今肆然而馳據以要路，使麒麟不游於郊，騶虞不躡於囿，群豕■憑威以噬人肉，而入苑者不可勝數。肝腦積丘陵，膏脂致洲數，誠欲彎弓而射狐，設網而驅豕■，以廓清其苑囿，豢畜其騶虞。若此者果何術以制哉？」

晉王曰：「狐也養禍於苑，藏富於穴，何忍肆也，欲亟制之，子其問諸虞人。」

洎曰：「第三難語意較顯。」

○四難

「今有探不死之藥者，五遊方岳，十涉濱洲，窮合靈之壑，掘產秀之兵，披羽服而履赤■，譚真訣而煉丹砂。或呼吸而激清，或偃仰而餐霞，自以為安期、羨門之倫，松子、王喬之屬。天子不能爵，諸侯不能祿，寢跡於草野，寄傲於流俗，與浮圖並軌，老子同谷，趨而事之者，若攀軒轅之逸駕，徵彭聃之遐福也，其名孰美焉。然周穆馳而犬戎叛，秦始皇而二世亡，此二主者，寧無利於民，而憂身之不壽於義黃，寧無利於子孫，而恥國之不延於陶唐。卒有替義黃之憂，後陶唐之恥。意者，力之不逮乎，或虛詞詭術無徵於世，無禪於身國乎何嗜之而不疲也。」

晉王曰：「夫周之鑿，秦所觀也，而始皇不寤；秦之鑿，漢所觀也，而武王又不寤。是以海內淫於方術，而棄力穡者三十餘年。然則玄奚益於國哉！」

洎曰：「第四難意顯而辭激。是時，桓帝好浮圖、老子之學，故此篇專諷漢室，而實欲感悟晉王。」

○五難

「今有酒徒十人，群居而飲。有客請曰：『今日之宴，毋隱厥技以為劇，可乎？』其一人進曰：『吾善於簫。』有二人曰：『吾善於歌。』又有二人曰：『吾善於舞。』二人善於奕，二人善於壺。』客曰：『若之藝咸聽於酒。』謂簫者曰：『吾忽焉舉觴，而簫不應者罰忽焉投觴，而簫不節者，罰。』頃之，簫者醉而不能罰矣。又謂歌者曰：『吾忽焉舉觴，而歌不應者罰忽焉投觴，而歌不節者，罰。』頃之，歌者又醉而不能罰矣。至於舞者亦然，奕者壺者亦然。客笑而喜曰：『吾一觴而困九人，其亦善罰矣乎，何取於藝也。』九人曰：『何子之能忽於罰而不能忽於賞也，無亦罰吾以酒，而罰子以名乎。夫酒，可以罰可以賞，是酒不為厲也，人猶惡醉而辱之。今有司罰人以錢穀，刑人以刀鋸，是猶簫既罰而斷其指，歌不賞而鉗其唇，不亦甚乎。若是而訟於諸侯，以昭漢室之典刑則何如？」

晉王斂容而長歎曰：「嗟乎！豈惟敝國為然，若不出敝邑之境，亦無待寡人治之。寡人欲告於天皇。則畿內之有司亦是罰也，布於同列則鄰國之有司亦是罰也。寡人耄矣，先生其輔寡人之子，以興漢室，無為社稷憂。」

是歲，有蝮蛇數千自參井而出，墜於潞城。黃巾破南郡，殺方伯及令。

洎曰：「第五難發論甚怪。」

○修德

徵君游於呂梁，左權從之。徵君喟然曰：「壯哉！大禹之治也。治於唐，崩於春秋，壞禹之功亦晉邑之戾也。今晉無大纛，諸侯不役。然而有晉之憂者，其漢室乎夫諸侯之傳國也，山不崩，水不涸，是謂載德之國；山不再崩，水不再涸，是謂修德之國；水涸山崩而繼焉，是謂載厲之國；山始崩，水始涸，是謂替德之國，此山川之徵也。晉王明惠而愛士，可以興業，然短於籌略，拙於弘毅，故天下之士不能盡心於晉，吾又後矣，雖然，吾豈求辱於晉王乎。夫晉，天下之強國也。以晉王之明而國尚儉，無鄭之寵族，故士亦樂為之用也。苟晉王不於此時奮劍於叢台之上，以謀晉，則雖有恒山大河之阻，并陘雁門之固，亦烏足以強罷敝之晉哉。夫明而不能籌者，難以料遠；惠而不能毅者，難以舉大，是吾所以憂晉王也。吾嘗五難晉王，晉王五對而無沮，以此而籌，則晉必為盟主，而王室亦有利焉。利王室而主盟七國之諸侯，其晉文之業乎是載德之國由今而始，由晉而興。東制齊魯，西威秦蜀，南服三楚，中綏韓魏，諸侯其誰不盟是吾之所以望晉王也。」

左權問曰：「黃巾之亂，孰能制之？」曰：「古之得天下而帝者，其謀於草莽之初，猶盜也。及其得一郡，拔一邑，傾一城，秋毫無所攘，美女無所淫，從善而納策，順如崩石，疾如厥流，然後知其為帝王之器也。今黃巾之眾淫毒海內，殘虐生民，天下共逐之，此特犬彘之雄耳，孰不能制哉！權也，有烏獲、田詹之勇，是三軍之任也；有孫武穰苴之略，是三軍之帥也。必五倍之敵而後御之，若黃巾者，敢當於子乎！」曰：「陸續何如？」曰：「續也，使游於孔氏之門，其閔子騫之儔乎。吾使之仕，則黃巾之亂，吾知免夫。」

○董卓

董卓謀篡，晉人告王曰：「漢室將授於董氏矣，為之奈何？」晉王聞之懼，謂徵君曰：「董卓造亂，將傾我王室，驚其大臣，芥其百姓，襍其天子。意者，董氏之亂其浮於黃巾乎？」對曰：「黨錮之去國，臣已知漢室之無臣矣，董氏之亂不亦宜乎？」曰：「王允執政，安謂無臣。」曰：「允也，名起於布衣，而業墮於鐘鼎，是以執政而無權。苟容於朝，與群小浮沉。其子賣爵於市，日累千金，是允也積毀於家，養禍於國，而民失望焉。故董氏乘而竊之，謀篡漢室，允為丕戾，其何能輔相耶若黨錮而死，奈漢室何？」

晉王出涕曰：「嗟乎！以亂臣一人，天皇不能討，大臣不能■，寡人亦何有於敝邑，將赴王室而抱祭器，藏於原陵，是寡人之願也。天■王室，則天皇討之，天假敝邑，則寡人討之，是討亂在天也。寡人敢不勤於王室。」曰：「漢祚若替，則諸侯不能驟復，諸侯弗盟，則一晉不能獨舉。王何疏諸侯而懈德業乎及是時也，修德而飾政，樹盟而固援，必靖厥難。夫以王之賢而棄諸侯之盟，春殆失時乎？」晉王不答。

徵君出謂弟子曰：「晉其殆哉！非天遠於晉王，唯王遠於百姓；非天棄於晉邑，唯晉棄於諸侯，晉其殆哉！」

○蟾台

晉人築蟾台以居徵君，周岑進曰：「蟾台非晉王之所築也，而子居之，何乃自簡若是哉？」徵君曰：「是台也，晉人得而築之，若諸侯者，豈能下交於士乎。諸侯而下交，則失其勢，故諸侯以勢交者也，非交以德也。士無勢，亦安得而交諸侯乎！」

曰：「昔者，朱俊之行也，問臨民之道於子，子告之曰：『守而無智，不可以保身；威而匪仁，不可以臨民。』陸續之行也，問臨民之道於子，子告之曰：『續乎，孝可以勸百辟，智可以安諸侯，仁可以懷百姓。』張裘之行也，問臨民之道於子，子告之曰：『汝盍醫乎？』曰：『何謂也？』曰：『世將無道，則天子有虛眩之疾，諸侯有怠荒之疾，百姓有飢餒之疾，大臣有貪蔽之疾，有司有貪緣侵漁之疾，受黜之臣有要君附權沽舉之疾，夫國家如寄也，而有上下之險疾，擾而效之，國焉不危。子欲臨民，醫是而已矣。』曰：『何以醫也？』曰：『子能以仁義為藥，以政教為湯，先瘳乎主疾，而後瘳乎諸侯臣庶，不亦善乎。』曰：『此夫子之醫也，弟子何敢逮？』曰：『畏黨吾將醫諸侯，若諸侯瘳，國亦不危。諸侯不瘳，豈惟藩籬之禍，亦國之災也。』由此觀之，士之交乎諸侯，猶醫者之交乎疾，不能離也。而夫子云云，無欲以晉人之故而自釋與？」

曰：「子何以為士交於諸侯乎昔鄭人有膏肓之疾，三年而不出戶。或告之曰：子之疾危矣，求良醫以瘳之，可乎曰：市無良醫，何以求為曰：有良醫者，在於楚，子以百金致之，彼必不遠千里而赴。鄭人果得楚之良醫以瘳其疾。是醫者未嘗求疾而治也，醫在而疾者求之耳。然則為士者，亦諸侯之求之也，豈求諸侯而交與。吾受晉王之聘，猶楚醫受鄭人之金也。鄭人得之而瘳疾，晉王得之而不瘳，吾豈不若楚人之醫乎亦信與不信也。今黨錮又告難於朝，王室之疾殆甚於晉，吾已矣哉。」

○貽書

陸續歸吳，貽徵君書曰：「續也佩先生之訓，竊榮一職，私激所心，欲試於當時，而效犬馬之勞也。不圖漢室罷敝，諸賢錮戮，董氏造亂，肆謀不軌，海內器喁有新室之風，此豪傑之所以怨慕而盤桓也。續賴先范，得奉諸賢之清塵，每與元禮接論，稱先生以王佐之才，續實望焉。若內難不復，諸賢盈朝，濟濟戮力，以樹中興之功，挽孟世之威，則先生奚舍蒲輪而就衡榻，去王國而賓藩籬乎。續嘗負笈從游，觀風壤以志之，蹈山川以紀之，八馳孔轍，九游禹川，續之願也。及館於秦邑，將執酒掃，辱主上以孝廉之舉，先生命續曰仕，遂許身於漢室，亦唯先生是賴。

嗟乎！漢室已矣，自竇憲、梁冀之徒制其命，侯覽、單超、左■、唐衡、王甫、曹節、趙忠、張讓之屬玩其權，南單于、西羌、北匈奴之群削其勢，黃巾張角之眾殘其民，而又劫之以董氏，禍亂相仍，國家塗炭，內無比乾之忠，外有箕子之歎，天地災■，宗廟社稷宮闈之禍，慘於春秋。夫漢室之敝也，若是何能輔之。續是以逃祿避難，家於吳中，與鳴夷子游濯纓五湖之濱，流憩長洲之野，漁釣而歌，以卑吾志，是亦先生之訓也。

續去國以來，寒暑二謝，每念漢室多故，未嘗不慷慨而赴之以泣也。先生在晉，令德日彰，垂聲於九夷八蠻，諸侯賓之，百姓懷之，此隱功於漢者也，其奈國家何哉。

夫先生之出為漢室也，而漢室不能自為，殺戮豪傑，分立鉤黨，而國無社稷之臣，則先生亦卷道而弛志，可乎以先生之明哲，固已亮矣。而又淹驅馳之踵，理必亡之緒，勸諸侯而持漢室，誅奸雄而安海內，屏左道而正朝廷，皆慾望諸侯而為之。雖檀繆復興亦不獲已，然而先王之淹於此游者，無亦以負鼎為心而置其利鈍耶？然則仲尼棲棲乾宋衛，子與濡遲於齊梁，信乎大賢之為也。

續也，復欲從事於未，竭菲薄之軀而不敢以吳晉為遠。朝夕講德，恭敬無怠，此續之所以事先生之心也。奈婚姻未畢，痠癘久作，又無餘粟以養老母，躬耕薄疇聊以卒日。

邇來東南告饑，而吏不加恤，稅役繁興而民不加供，盜賊充路，關市唯識，是吳之危甚於晉，續又安能捨父母之邦而游也。往歲歸吳，假道於汝南，廬家有司守之，春秋有司祀之，義陽之出耕而不賦，麒麟之台藏琴而不毀。雀巢於衡，慎陽之人皆不弋；草蕪於徑，慎陽之人皆不樵，此耕桑之所揖讓也。是以元禮竭忠，林宗潔身，公偉不渝節，蔚鄉不辱命。其仲舉、游平、子乾、孟博、公孝、元節、光有皆附德音而興者也。續不敏，進無毛焦之諫而忠於主，退無陳蔡之從而信於師。不自砥礪以遠令名，而厚為天下戮笑。所以中夜感激，長歎而不寐也。道里遼阻，朔風其寒。行者歌授衣，居者歌蟋蟀。時雲暮矣，君子悠悠，悠悠無期。抗情於辭，不盡種種。」

徵君以書示李玄曰：「傷哉，中原之書達矣。」

是歲，徵君去晉。

洎曰：「此篇文氣慷慨，情意懇惻。」